

「商周文明卷」二十



十三經彙函十四

孟子二

孟子注疏十四卷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三一—一四

孝經

唐石經本孝經一卷

一一五—一二七

孝經注疏九卷

〔唐〕玄宗明皇帝御注〔宋〕邢昺疏

一二九—一五四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

〔漢〕孔安國撰
一五五—一八〇

孝經大義一卷

〔元〕董鼎撰
一八一—一九五

孝經鄭注疏二卷

〔清〕皮錫瑞撰
一九七—二三五

爾雅

唐石經本爾雅三卷

二三七—二八七

爾雅三卷附音釋三卷

〔晉〕郭璞注 音釋〔□〕闕 名撰

二八九—三三一

爾雅疏十卷

〔宋〕邢昺等撰

三三三—四〇二

爾雅注疏十卷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四〇三—四八六

爾雅義疏二十卷

〔清〕赫懿行撰

四八七—八二六

十二經彙函十四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重刊宋本孟子
注疏附校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武寧縣貢生盧荀校

中華民國
念一
年夏
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孟子正義十四卷

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珪為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身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熒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范園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注即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微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子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為徵於色以甯戚叩角為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注或問於岐說不甚培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接摩之類

十三經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孟子

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瑗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說科也注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為子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注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為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注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偁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陳水紀間載昺所定者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聞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事為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藺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藺交報讎以謂藺交謝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藺名交也疑不能明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弁

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為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為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十三經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孟子

二

孟子正義序

孟子注疏題辭解

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注尚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

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

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

1

一後也其寃在孟姓之誤云杜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

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

以于時感衆者非一孟子曰性善矣泚立周子之善

端見矣自漢唐國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官及田常待簡公而相齊國等

[illegible]

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
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案漢書云高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

對禮俗之旨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明於學而後有干戈平定四傳亦未遑
序序之事至孝惠乃除挾者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爲意至孝宣始使掌故見諸伏生受
而書而書出於屋壁始傳於天下衆書往往頗出頗廢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
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博士以至於後漢雖有五經博士博士掌通古今核比六百石不
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立帝貴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之後今孟子長於
經獨有博士註於西京趙岐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
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
也今詩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正義曰此數孟子作七篇
至迫切而過引孟子說詩之言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義其
言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孟子以來五百餘
載傳之者亦已衆多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之書自孟子既沒之後至西京 余生

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遭
屯離蹇詭誕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瘁何勤如焉嘗息
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聽我皓首訪
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
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

十三經注疏

孟子注疏趙岐解

四

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經真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
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言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
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竊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叙

以世代根尋其利其先與秦其祖皆顯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
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問乃零
心形色莫不焦然矣時遇趙岐之險難遂託辭其性且迫迫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十有餘年
德者備我勦苦無難見我頭曰述詩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思我以大通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
亦且遐漂未有歸定則欲依志於筆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
之亦已甚詳於儒學固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與漢書章句今七篇作上下篇爲十四卷究

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爲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則爲章句今七篇作上下篇爲十四卷究
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士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見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
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解丁公著案漢書趙岐本傳云趙岐字叔章京兆長陵人也當遇疾甚
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進人姓趙名岐有忌無時後疾瘳仕至大僕卿
省仕州郡以廉
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孫奭疏

趙氏注 梁惠王曰魏熱王也魏國名惠也時天下有七王皆稱侯者猶春秋之昭及
楚之君則主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德者王公侯伯及
卿大夫成類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禮禮者弟子之間師也魯廟之影皆史事焉故論語或
以弟子篇篇而有尚徽公李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
孫丑等而爲之例者也

大章 禹敷以下爲常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治歷有矣哉堯舜之道仁義爲首故以梁惠上開列國特以仁義爲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一章趙氏分爲上下卷此上卷計有七章一表一章治國以仁義爲二章章句王之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民生養死喪之用足備四者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五章言伯行仁天下歸之十六章安定天下各有一道而不用貪食人者則謂之七章言文嬴獻敬帝王之道無傳嗣之事其餘十六篇章定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親之要務故遂所以爲常篇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問句爲章辭之總也又言爲篇名也慈孟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必懸字而言句者局也懸字分綫所以高於言者是也注云章者明也慈孟包體所以明情者也云爾言公高之六年也武王伐紂所以局於言者是也注云章者何者也在正義曰春秋史記世宗家云魏之音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族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子孫曰文侯安侯辛子蒙立爲武侯武子武侯辛子登立爲肅侯惠王二十一年齊楚共伐我邑於是伐衛大梁然則梁惠王是魏太子之名懿地人惠施法云曼人好學以惠及家紀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武林云王者天地人也貴三爲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魏齊楚燕七雄之主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張是有衛靈季氏之符若如顏淵子路子

孟子見梁惠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也叟

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可。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

遠千里之路而不知其利也。又況乎利之遠乎哉？孟子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孟子此言以爲國與人利相害也。王則以利爲名乎？亦有仁義而己矣。義之道可以爲名，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爲王陳之

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

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殺，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謂大夫之家，百乘之家謂大夫之家。百乘之家謂大夫之家。百乘之家謂大夫之家。

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下乘謂諸侯也。表

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周制君十卿錄君百士錄君千大夫錄君萬。食千鍾亦多，食不爲不多矣。

奪不饜。荷載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利，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人無行仁而遺其親者，則國危矣。

重嗾其。孟子見梁惠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疏。惠王者是也。孟子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義也。以業爲言。孟子曰：「利也。」孟子曰：「利也。」

路而至此相持，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況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云。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國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是孟子之言也。言惠王曰：「何以利吾家？」國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是孟子之言也。

爲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吾身？」使使上至王，下至於士庶人，若且取其利，欲利其家，則必危。

亂喪亡天下，以國爲問。大夫以家爲問，士庶人以身爲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士稱家故以家弑其君者必十乘之家，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士稱家故以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士稱家故以家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十乘之家所扶也。無它焉，則

孟子注疏

家欲以千乘之利爲多也。又城者也，自下視上謂之君，萬取百焉之家所試也不爲無它焉。孟子言凡欲天子之士甚樂而不且於其內必取相爭奪寡多爲勝即苟後義之千乘者且於其內而得百里

今臣庶皆去後去千乘然後足也未有仁則達親殺尊故不足自飽饜音甘等如若于子牙未取有

是歟以其禍敗王乎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註云孟利一祿云是惠王悟蓋王之官爲
愈歡已言爲非哉亦應曰仁義而已矣何必失禮註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梁魏世家
公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學幣招賢者鄒衍淳于堯孟子皆是也○注曰辭老氏之言父和世率之類○正
義曰詞也從口乙聲耳衆口氣出也劉向說仲良長生之稱佐始首言之言父和世率教者君子
齊之魏者案史記列傳云孟子事齊宣王而弗取也不能用乃適趙也是也○注往征取也至俱也○正義
曰征正之意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以弗取而不能不用乃適趙而是也○注往征取也至俱也○正義
越直黃之類蓋言君子至於利也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者證其上上下下安征利而國危亡之急也孔
日法依云六事使利而行取愆之道也夫交與也差違云俱者也○注萬乘以萬乘也○正義曰案
司馬法依云六事使步爲敬敵百爲矢失○三星屋建爲井并十爲萬通十爲成方十里曰采
百里爲終鄉萬井定田賦六百四十井封馬四百匹車四千乘此鄉有大采地以大者改是以貢一百
十爲終鄉萬井定田賦六百四十井封馬四百匹車四千乘此鄉有大采地以大者改是以貢一百同
百里爲終鄉萬井定田賦六百四十井封馬四百匹車四千乘此鄉有大采地以大者改是以貢一百同
者之一封三百六十里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田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四千乘此諸侯之大
者也一是謂千乘之國天下千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田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四千乘此諸侯之大
者是也○正義曰千乘之國天下一千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田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四千乘此諸侯之大
稱禹乘之主云禹承契夏后引之以譜千乘取禹乘也案魯襄十四年左傳曰皆有夏之力美也
何仲康自遷於斟石因伐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降大康逐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
叔仲夷羿至于相立羿遂廢祀號曰有窮後復少康自立外昆吾之亂外豳之難外四裔之服外蠻貊之
故云夷羿○注云齊晉鄭衛管蔡六卿等○正義曰此行作亂也以還百乘取千乘也濟崔杼崔杼之
大夫譚文墨子弑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星行作亂也是衡衛曹喜也以衡衛大夫史記世家
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延簡公歸公奔齊齊置釐公於葵丘孫蒧共立定公六年秋爲南
君若是陽公彌公十二年爲韓宣平公所執釐公復入衛後元年誌嘗舅又亥二是也史記世家曹昭
其君爵是也六卿雖微子興梓辛公趙盾智武子中行氏子范數子六人是也史記世家宋昭
宣周之所制也木刻云族分其邑各使其子弟爲大夫也管子曰齊國量度不至多矣○正義曰周制盍
言周二所制也木刻云族分其邑各使其子弟爲大夫也管子曰齊國量度不至多矣○正義曰周制盍

十三經注疏 孟子上 渠惠王上

爲區四區爲釜十爲鍾是也。注荀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荀子之不欲苟能正其

身之若同云爾。詠文子雲黿也字伯朋服食也飽則勝食也此草遂爲七轡之首也

召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廣苑四池

孟子曰王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以爲娛樂詩云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有此不樂也惟賢者然後得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創經營度此臺聚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

招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赴中者來爲安仗之所而巳王在靈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應鹿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鹿羣恣任安其所而快已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翔躍樂言其德及鳥獸鳥羣也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虞鹿鳥豷孟子謂王福此詩因曰文王難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

文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借興也言古聖王之樂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卯也言大邑也言樂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降土罪言是日祭當大決亡我與女俱亡之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豷豳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應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不樂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萊時見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也孟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萊時見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也

鴻鴈麋鹿之狀也曰賢者亦樂此乎若是愚王稱樂孟子爲賢者問孟子亦樂此池沼之上而顧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惠王言樂與不樂所以于平而待縱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不賢者雖有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是子言惠王言唯有合乎理之賢者爲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有此鴻鴈麋鹿之類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畏焉與之言曰然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定于一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天下惡乎定天下惡乎定

孰能與之王曰能與之一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之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我對之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我對之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我對之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我對之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

有不嗜殺人者也有如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曰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望之則見也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孟子曰天下惡乎定者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則一羽之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

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

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手節解能枝也少者而足故不為耳

下可運於掌掌老弱也幼弱也故我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舉已以加於人而己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心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亦知是乃快邪

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欲可得聞與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

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以問之也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以問之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以問之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以問之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以問之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

以問之也

—
四

無知有寵於佞公賦君自立九九年春執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魯入於是立爲桓公元年
史記云桓公小白年春奔齊無知五年與魯人會何七年始稱霸僑侯於鄆云文公八年
生仲子嬖驪愛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齊耳
於蒲地二十六年獻公欲立太子奚齊及後又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爲惠公元七年重耳
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虎賁卒遂立重耳爲晉文公十九年在位辛丑孟子不得行遁故
仕於狄懷氏不用乃趙盾者案史記文侯傳已載在梁王股注說注章義至問也正義曰宣公桓古帝王
是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景公田文侯陳轅俱來從楚王殺注注章義至問也正義曰宣公桓古帝王
是也謂之新君者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賢子言綢乎
輒職不悅是也云周書大誥肇敏迪逆姓迺令錫鉉者鄭司馬遷云聖政惡亂血是凡血祭曰誓既
盟後接言之進性善述罷是也蓋古者器成而寶以厭壓極要邪擊毀裂之警謂之寶亦治
亂謂之亂之逆性也天府云上春習寶鍊及寶器者實鑄寶器玉瑞玉璽之類上春習者也又言
寶鍊以致牲以血血之也蓋舊之法其來自吳國之所製並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
于刑器小於車馬於盜器雖人也於鍾大初造牲小祝祈禱皆在所寶也注黃氏也正義曰釋文云高
愛踴也字法從來面來交也來者向而藏之故田大謂之滄夫商音康書云黃夫馳是也。注百
鈞三斤也。正義曰律歷志云鈔兩斤鈔石本起於黃鐘之重一俞鈔二百二十黍重十二銖二
鈞三鎰爲兩六兩爲斤三斤爲兩一斤鈔石重一千五百二十鎰四鈔爲石重百二十五斤以此推之則
百鈔是三千斤也。注太山北嶺近者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東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
是也。注鐵銳衡至度物者也。正義曰權衡平衡字齊地地名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
水器又以錢衡也惟衡鍾也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伯季
十中者穀伯季在地即黑案中人者大小不言黑案穀氏大小中者準爲分寸一案之廣度之九
十分分尺丈寸者也。注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
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曰皦之壤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曰皦之壤上
入其次食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士食八人之意耳

閩本

十三經注疏

孟子校勘記序

孟子校勘記序

單經本

經注本

岳本亦據何

刊凡十四
乾隆辛丑

足利本

本

